



从交流中汲取养料

——我看两岸儿童文学交流活动

□束沛德



1989年,陈木城、方素珍、林焕彰、余治莹等台湾儿童作家在北京拜访冰心

今年,连续参加了两次两岸儿童文学的交流活动。一是10月9日在武汉举办的林海音《城南旧事》出版50周年学术研讨会,二是10月29日至11月1日在厦门举行的两岸儿童文学论坛。

从1989年8月21日参加在北京召开的台湾北京儿童文学交流会至今,仅我自己参与的大大小小的两岸儿童文学交流活动已有10余次,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20多年来海峡两岸儿童文学交流日益频繁、密切的轮廓和趋势。我既是个儿童文学工作者,多年来在参与两岸交流中,更多关注的是台湾开展儿童文学活动、工作的一些做法和经验。以下几个方面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象。

一,对两岸交流有构想,有规划,有总结。

两岸儿童文学交流能开辟出当今如此富有生气与活力的局面,固然是两岸儿童文学界朋友共同努力的结果,同时也与领跑者、带路人的胆识分不开。林焕彰先生确实功不可没,他对两岸交流在起步时就有较为完整的构想和规划。从成立组织、组团互访,到开展创作研讨、创办刊物、建立资料馆,做了一系列扎实的开拓性工作。1988年9月他与谢武彰等发起成立大陆儿童文学研究会(1992年6月改组为海峡两岸儿童文学研究会)。1989年8月,林焕彰等一行7人来大陆访问,参加台北儿童文学交流会,勇敢地完成两岸交流破冰之旅。1991年他创办并主编《儿童文学家》季刊,成为两岸儿童文学交流的重要窗口。1992年5月,台湾林海音、林良、林焕彰等15位儿童文学作家访问大陆;1994年5月,海峡两岸儿童文学研究会首度邀请14位大陆儿童文学作家、评论家赴台访问,从而揭开两岸组团互访的新篇章。1994年9月,世界华文儿童文学资料馆成立,林焕彰被推举为馆长。海峡两岸儿童文学研究会继1991年5月举办两岸儿童文学交流座谈会后,于1998年



6月又举办了两岸儿童文学交流回顾与展望座谈会,并出版了《回顾与展望专集》,对两岸交流作了全面、细致的总结,留下了翔实、完整的史料。海峡两岸儿童文学研究会的主要负责人(理事长、秘书长),每三年更换一次,由有成就和有能力的作家轮流担任,任满一届,按时换届,充分发挥大家的积极性,这也是一个可圈可点的好办法。20年来两岸交流之所以能做到有板有眼、有声有色,持续不断,正是因为有林焕彰、谢武彰、桂文亚、林文宝等这些富有激情、责任感和实干精神的文学人走在队伍的前面,积极而艰辛地搭桥铺路,一步一步脚印地向前行。

二,图书出版走自己的路,发挥优势,做出特色。

台湾的出版单位很多,它们各自发挥自己的优势,挖掘资源,改善经营,走自己的路。上世纪70年代末,大陆儿童文学作家的作品开始在台湾与读者见面。富春文化公司、信谊基金出版社、民生报社、九歌出版社、国际少年村出版社、天卫文化图书公司等出版机构是走在前面的。这里仅举桂文亚所在的民生

报社为例:1983年桂文亚转到《民生报》,主编该报儿童版和《儿童文学丛书》后,在报社的大力支持下,凭借她对儿童文学的满腔热情以及与大陆作者广泛、密切的联系,致力于两岸儿童文学出版的交流,集中推介、出版大陆儿童文学作家的优秀作品,从而使之成为民生报社耀人眼目的一大特色。在她编辑的“中学生书屋系列”“童话小屋系列”“儿童散文系列”中,都有大陆作家的作品。曹文轩、张之路、沈石溪、孙幼军、金波、樊发稼、张秋生、秦文君、班马、周锐、冰波、葛冰、吴然、葛竞等,这些驰名大陆儿童文苑的作家,都被吸引、凝聚到《民生报》的周围。同时,桂文亚还与大陆出版单位合作出版《银线星星——台湾趣味童话选》《吃童话果果——台湾童话选》《台湾诗选》《台湾儿童小说选》等,向大陆读者有计划

上图:2009年,海峡儿童阅读研究中心在福建成立

下图:2011年,海峡两岸儿童文学论坛在厦门举行



五,阅读推广扎实、深入,贴近孩子。

如何使儿童读物,包括儿童文学,更好地走进广大读者中去,已经成为近年来出版界、儿童文学界和教师、家长们的一个热门话题。近几年,大陆在推荐课外阅读书目、组织班级读书会、开展亲子阅读活动、加强儿童文学阅读师训等方面,作了一些探索和尝试,初见成效,但儿童阅读的总体状况仍不容乐观。台湾开展儿童阅读活动起步较早,积累了不少经验,有些活动方式、做法值得借鉴。

这里仅举我印象最为深刻的两件事:一是“故事妈妈”活动。据介绍,台湾各市、县已成立7个“故事妈妈协会”,乡镇、小区组成了“故事妈妈团”;9大县、市有计划地培训“故事妈妈”,参与培训的妈妈多达千人。林文宝先生和被昵称为“花婆婆”的方素珍女士都是推动“故事妈妈”活动的热心人。方素珍穿梭于两岸之间,走遍东西南北中,举办巡回讲座多达一千多场。经验证明,“故事妈妈”是贴近孩子、便于普及、很受欢迎的一种阅读推广形式,也是一种生动活泼的亲子共读形式。二是“好书大家读”活动。这是台湾儿童文学学会、民生报社等单位于1991年开始主办的一项推广优秀儿童读物的活动,至今已有20年之久。评选委员们每年按季度或分三个梯次(4月、8月、12月)推介好书;在各梯次选出好书的基础上,再评选出年度最佳儿童读物。参加评选的推荐人都是熟悉儿童读物出版现状,具有相当鉴赏水平的专家、学者。评选规则、程序严谨、审慎,在阅读、讨论的基础上投票产生。对入选的图书认真负责地写下评语,并撰文在报刊上予以介绍。正因为如此,“好书大家读”已成为家长、教师和读者信得过的品牌,被当做为孩子们选购读物的重要依据。

经过多年苦心经营,我们已经有了海峡两岸儿童文学研究会、台东大学儿童文学研究所、民生报社、北师大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中心、浙师大儿童文化研究所、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等一批相对稳定、牢靠的交流平台。今后,还要逐步开辟更多的平台。要丰富交流内容,选择共同关注的主题,在深层次的创作、学术交流上下功夫。创新交流模式,把创作交流、学术探讨、阅读推广、人才培训很好地结合起来。我们在交流中要勤于学习,勤于思考,善于吸纳,善于借鉴,相互学习,取长补短,促进海峡两岸儿童文学共同繁荣。

一说杨唤儿童文学奖。

这个奖项是为纪念台湾现代儿童诗先驱杨唤,推进世界华文儿童文学的发展,于1988年由林焕彰、谢武彰、陈木城、杜荣琛等发起设立的。1989年颁发的首届杨唤儿童文学奖特殊贡献奖,大陆作家就榜上有名,得主是童话作家、理论家、两岸交流中的先行者洪汛涛。从第二届至第十一届先后荣获特殊贡献奖的大陆作家有:王泉根、金波、樊发稼、韦苇、郭风、任溶溶、孙幼军、蒋风。这些作家、评论家在儿童文学创作、评论、研究上都有出色成就和广泛影响,并大多有著作在台湾发表出版。他们获此殊荣可说是实至名归。我以为,在某种意义上,这也是对促进两岸儿童文学交流作出特殊贡献者的表彰和鼓励。

四,学术研讨、交流日趋经常化、制度化、规范化。

两岸交流重在思想交流、创作交流、学术交流。自1989年海峡两岸打开交流之门以来,关于儿童文学创作和理论问题的研究、探讨越来越频繁、活跃。话题既有对创作现状、走向和童书阅读推广的宏观扫描,也有对各种体裁、样式(童诗、童话、少年小说、散文、图画书等)和个别作家作品的分析、评论。在研讨方式上,自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,大陆参照台湾的经验,也多半采取论坛的形式。会前准备论文,研讨会有主持人、主讲人、提问人。会上有问有答,有论有辩,相互交锋,自由讨论,生动活泼,学术气氛很浓。2001年11月在台东师院儿童文学所参加华文世界儿童文学学术研讨会,我有幸担任过主讲人、主持人。当我宣读论文之后,马景贤先生评说我的论文并提问,另外还有多位朋友提问,各抒己见,交换看法,使我获益匪浅。

2001年访问台东师院(现台东大学)儿童文学研究所,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。该所成立于1996年,从2000年起每年举办大型儿童文学学术研讨会,所有论文都结集出版。创刊于1998年3月的《儿童文学学刊》,至今已出版了10多本,成为一本很有分量、特色、权威的理论刊物。林文宝先生前些年先后邀请大陆学者王泉根、班马、方卫平等到台东大学讲学;他每年寒假都带领研究生到大陆研习儿童文学,进行学术交流,在加强两岸儿童文学教学交流上,毫无疑问台东大学是走在最前列的。我还注意到,林文宝先生和台东大学儿童文学研究所一向十分重视史料、资讯的搜集、整理。1987年林文宝与洪文珍等编选、出版台湾《儿童文学选集(1949—1987)》,前些年又编选、出版《儿童文学选集(1988—1998)》,从中可以大致了解台湾儿童文学的发展脉络。林文宝主编的《儿童文学工作者访问稿》,是他组织研究生对18位台湾儿童文学人物的访谈记录,这是难得的、弥足珍贵的口述历史。翻阅我手边的台东大学儿童文学所编选、出版的《儿文所儿童文学丛书》,如《一所研究所的成立》《台湾·儿童·文学》等,也都汇集了有助于学术研究、交流的资料。历经15载,台东大学儿童文学所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台湾儿童文学研究的重镇。它在改进和加强儿童文学研究、教学、学术交流等方面的一些举措和经验,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。

■短讯 刘保法三十年创作研讨会举行

日前,上海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和少年报社,为儿童文学作家刘保法举行了30年创作研讨会。秦文君、梅子涵、张秋生、孙毅、刘绪源、杜晓峰、周锐、沈石溪、朱效文、周基亭、张锦江等50余人参加了会议。

刘保法曾任全国少儿报刊协会低幼专委会主任、《好儿童画报》编辑部主任、主编等职。上世纪80年代初,他的少年报告文学曾在全国产生极大影响,享有“南刘北孙”(即南有刘保法,北有孙云晓)的美誉。他的报告文学作品丰满湿润、灵动好看,感动了一代人,影响了一代人。

近几年,刘保法在创作上出现转向,在童诗、

散文和童话创作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硕果。尤其是童诗和趣味小散文,那种天然的童真童趣和巧妙、幽默诙谐,独具一格,深受小读者喜欢。对于自己的创作,刘保法说:“一个儿童文学作家应该真心实意地把自己变成一个孩子,从孩子的角度仰视世界。一旦变成一个孩子,你就完全进入了孩子的心灵世界,说出来的话,完全是孩子自己的话,你就会获得天然的童真童趣!我时时渴望把自己变成一个孩子,或者说变成一个可大可小的人——一会儿变成孩子,像孩子那样稚气有趣;一会儿变回大人,认认真真从艺术的层面为孩子们写故事……”

免
童
文
学
评
论
·
第
296
期
·

童心·世界



《好饿的小蛇》内页 宫西达也 文/图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出版

康平同志逝世

中国国土资源部原顾问康平同志,因医治无效,于2011年12月11日逝世,享年73岁。

康平,1955年开始发表作品。1990年加

入中国作家协会。著有诗集《野丁香》《野山之魅》《康平诗选》,报告文学集《大洋惊涛录》《康平报告文学选》,长篇报告文学《最忆是赣南》《不老沅水情》《圆梦南中国海》《中国地质拓荒录》(合作)等。曾获云南省1981—1982年优秀作品奖,第一、二、三届全国地质文学宝石奖等。

拾起青春摇曳的诗行

——读孙雪晴的《低城练习曲》

□李东华



《低城练习曲》里的作品是孙雪晴高中和大学时写下的,无论是散文、随笔、小说抑或影评,都指向“青春”两个字,但这些文字不是对青春的回望,而是在时光练习簿上留下的日志,是和青春同步的,所有字句都如同垂挂在枝头的浆果,水分饱满,色泽新鲜,有着将熟未熟时清新芬芳的气息。

在司空见惯的日常生活里,在一个中国高中生及大学生并不宽阔的生命体验里,孙雪晴却能够把没有厚度的生活切分出丰富的层次,就仿佛她的耳朵、鼻子和味蕾比别人更敏感、更细腻,能听到、嗅到和品尝出生活更多的声音、更多的味道。一本读过的书、一首听过的老歌、一场电影、一个偶尔见过的人……都能像按钮,打开她思想与情感的闸门,绮丽的艺术情思像

泉水一样汩汩涌出。让人分不清,究竟青春岁月那一串深深浅浅的脚印本身就是散落的诗行,还是她那些不起眼的时光碎片用文字打磨成了熠熠生辉的珍珠。也许二者本就互为表里,“青春”与“文学”彼此辉映,相互书写,融为一体。

像一切有天分的文学少女一样,孙雪晴早慧,敏感多思,年纪轻轻却能够游刃有余地派遣文字探入生活每一个细小的皱褶。据说张爱玲觉得自己“还没有过何种感觉或意识形态是她所不能描写的,惟要存在心里过一遍,总可以说得明白”。孙雪晴也有这样精准的文学感受力和文字表达的能力。她描写妈妈生气时脸上现出红晕,一般作者写到“红晕”可能就打住了,她却要更细致地描摹出“红晕”究竟“红”到一个什么程度,她说“那要比赛害羞的颜色深一点”。她写童年时在大街上吃一个怪老头制作的姜糖,“那甜丝丝的味道却牢牢粘在了我童年温暖记忆的最深处,紧紧攥住不放”。写至此,姜糖那种令人心刻骨铭心的甜味也算写透了吧?不料她还有神来之笔:“他(指制作姜糖的怪老头)的汗也是甜的吧?”

正是这种探幽烛微的天分,让她在一些烂熟的题材里也能开掘出新的艺术向度。孙雪晴最擅长写“亲情”:母女、姐妹、亲戚……她喜欢写藏在亲情里的那些“刺”,这个“刺”不是骨鲠在喉难以咽的那种感觉,却恰恰因为它的存在带来的疼痛感,反转了亲情的深厚与博大。

散文《我和妈妈的粥》写母爱,写母女情,通篇没有一句对母爱空洞而煽情的赞美,相反,它从母女间的冷战开始写起。她写母女之间的求全之毁,写母爱因为亲厚而出现的罅隙。吵架之后女儿去超市买回食材,精心煲了一锅皮蛋瘦肉粥,她想以这种方式向妈妈道歉。然而当妈妈问锅里炖着什么的时候,自尊和高傲却不允许女儿把真相说出来,而是轻描淡写地说是自己中午剩下了。妈妈已经洞若观火地看到了女儿的妥协,女儿这时却又不肯落到下风,当她跑进厨房力图消灭她首先“投降”的证据时,作者写道:“我突然发觉自己可以很容易地越过她看到后面厨房的一切。我和妈妈一样高了。那是一种非常奇妙的感觉。我突然站在妈妈的高度去看周围的一切,似乎自己是突然间长高了。那一瞬间,我别的什么都没想到,只是想马上道歉,我的毫无道理的发火,我的顶撞,我的所有的不对。”整篇文章朴实、平易、不动声色,却写活了两个人一波三折的心理拉锯战。女儿和妈妈,是相亲相爱的两个人,同时也是两个女人——一个是处于青春期正在迅速成长的睥睨天下的少女,一个是人到中年已微微嗅到一丝危机感的妈妈;一个正走在人生的上坡路上,正是早晨“七八点钟的太阳”,有着“世界是我们的”的大和自信,一个正走在人生的下坡路上,有着对“一切就要失去”的不甘。一种无声的较量,一种因力量消长而悄悄带来的角色转变,一方力图保持家长的威严与

控制力,另一方因为成长而渴盼自主。这一切都深藏在伟大的母爱之下,不容易被我们看到——或者说我们也不情愿看到。孙雪晴不矫饰,不夸张,把一切都真切地呈现出来,正因为有了这些,母爱的质地更真实,更有血有肉,更令人信服,也更具有一种让人鼻酸眼热的力量。

在《小外婆》一篇里,小外婆是一个无儿无女的孤寡老人,过着普通的生活,有时候还会为了生计讨价还价,和人发生争吵,她有她的市民气。小外婆是很爱作者的,因为她自己没有儿女。精灵古怪的作者虽然是个小女孩,却早就发现了这一点,小外婆喜欢抱着作者去菜市场买菜,“她低头挑拣时常把我从她的右手换到左手,当我被她瘦小的手臂微微抬起,举过额头时,总能闻到煤球和菜场菜叶腐烂的气味。我别过头去,小外婆突然又很亲热地说,‘乖乖,外婆很快就挑好了,回家烧给你吃。’她说得既热情又大声,仿佛要让全菜场的人知道我的存在,知道我是她的亲人,知道她不是孤独的”。小小的一个细节,除了写爱,还融进了一个女人一生的命运,她的沧桑、苍凉,她的不可言说的人生,让人油然而生一种同情。文章的最后,作者写小外婆生前爱穿一双笨重的棉拖鞋,死后躺在棺材里,作者却一眼发现她只穿着薄薄的袜子。她通篇没有写自己如何爱小外婆,然而就在这些不起眼的细节里,我们不但感受到了浓浓的爱,还体味到了比爱更厚重的人生世态。

孙雪晴从琐碎庸常入手,却总能跳脱出来,从充满烟火气的现实深处,寻觅到一种圣洁,一种庄严,让人对爱和生活的本质,有了耳目一新的感受。就凭着这一点,我敢说,孙雪晴的文字还会比现在走得更深更远。